

艺术节·看点咯

音乐会名 别有意蕴

这台演出并非简单的民乐演奏集成,而是以民乐为元素或载体,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。演出名为“大音华章”,别有意蕴。“大音”既来源于老子“大音希声”,也有“黄钟、大吕”之意。所谓“大音希声”,意为真正美好的音乐并不喧哗,甚或接近自然的寂静。秉承这种传统美学观的乐器就是古琴。当龚一拨动古琴弦时,能感受到千人剧场为一人而屏息凝神。而“华章”则寓意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和新时代辉煌的发展。

音乐会以“风、雅、颂”的结构,解析了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发展的脉络和艺术特色,意在表达“天地人和”。“风、雅、颂”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的三个部分。其中的美好字句,也被谱成由民歌手领唱、伴有小组和声的架构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个节目的舞美设计都颇具匠心,由灯光或多媒体影像形成的大面积抽象色块上,点缀着朵朵白云或离离原上草,视觉设计与音乐风格统一于现代与民族的水乳交融中。

五个篇章 意境深远

怎样用一场音乐会的时间来展现积淀数千年的中华音乐文化?这是本场音乐会在内容和结构上的一个大难题。经过反复推敲和探讨,主创团队一致认为,音乐会不能做成音乐编年史,尽管可以呈现历史的感叹,但更多的应是“风”的浅唱、“雅”的低吟、“颂”的高歌。音乐会通过“古韵”“大曲”“风雅”“大道天籁”“大梦东方”五个篇章,以古老乐器和当代乐队,全面诠释“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、向未来走去”的深远意境。团长罗小慈表示:“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,在新的时代更需要我们去传承和创新,以新的内涵和表达方式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家园。《大音华章》正是我们的一次尝试。”

一人拨动古琴弦
千人凝神聆天籁

一束亮白的光顶天立地于舞台右侧,远景则是黛蓝的山。古琴演奏家龚一气动神闲地落座,还未开弹,“高山流水”的意境已经弥散开来……

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唯一一台民乐演出——由上海民乐团打造的《大音华章》大型民族音乐会,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亮相。



■ 古琴演奏家龚一在演奏《雅韵》



■ 《大音华章》中《和鸣》一场景

本版照片均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重写《丝路》精益求精

当青年作曲家陈哲第一次满怀信心地把作品《丝路》交给艺术总监时,得到的却是“重写”的结果。理由是,作品虽然充满了西域音乐的风格,也十分好听,但缺乏一种感动和震撼,丝路文化不仅是多元和交流,更是文明的融合、精神的共鸣。音乐不仅是风格的呈现,更需要深层次地展现这种文化的

辉煌。为此,陈哲多方查找资料,并与艺术总监反复沟通。最终,原先的民族管弦乐作品,融入了多民族乐器的演奏形式。艾捷克和二胡、弹布尔和琵琶、热瓦甫和柳琴、巴拉曼和管子,这些分别代表不同民族的拉弦乐、弹拨乐和吹管乐器依次结伴出场,和谐共奏,不仅具有同根同源、一带一路的寓意,更用音乐奏响了民族大团结、大发展的动人篇章。

多方打听 定制乐器

为了在音乐会上演奏好一些几乎失传的古乐器,有些演奏家们还亲自参与乐器的定制工作。打击乐演奏家王音睿,经多方打听,得知苏州一家乐器厂能制作乐器陶鼓,于是立即前往,恳求师傅加急定制。竹笛演奏家李宛慈邀请在江苏的师傅特别定制了一支古老的吹管乐——簫。虽同为吹管乐器,但与笛子不同,吹奏簫时右手需要

反过来,为适应这一演奏方式,李宛慈增加了练习时间。

此外,音乐会还邀请了10位维吾尔族、朝鲜族、苗族、藏族、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演奏家,他们分别来自新疆、延边、贵州、迪庆和内蒙古,他们带来了热瓦甫、朝鲜唢呐、芦笙、弦子、马头琴等各种民族乐器,观众从他们的演奏中感受到了各民族最纯正、地道的音乐风格,领略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。 首席记者 朱光

《大音华章》
大型民族音乐会
昨晚献演艺术节

艺术节·每日记

中国戏曲,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,而作为戏曲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乐,也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。以往,诗歌是用于吟诵,而不是“朗读”的。唐诗发展到宋词进而到元曲,就是“吟诵”诗歌不断被配上曲调的过程。从元代开始,集结着若干“元曲”的元杂剧形成,这也就是传统戏曲的雏形。所以说,戏曲,也就是一部中国传统音乐舞蹈的发展史。而民乐,则是传统文化中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如今,艺术节中仅有一台大型民乐节目似乎有点少,但是“大音华章”这部作品确实品质较高,且以当下的审美切入,融汇了各种技术手段,展现了民乐及其承载的文化基因的特质。整体气势恢宏,细部雅致脱俗。民乐团始终困惑于如何在挖掘自身特质的同时“与世界对话”。“大音华章”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范例——传统文化的“创造性转化”“创新性发展”在这台音乐会上得到了美好的实现。

朱光

一个范例

草婴遗体告别仪式昨举行

本报讯(记者 孙佳音)中国共产党党员,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政协委员,上海市第八、第九届人大代表,中国翻译协会原副会长、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,上海市作协原副主席、上海翻译家协会首任会长,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,著名文学翻译家草婴(盛俊峰)同志遗体告别仪式,昨天下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。

草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,于10月24日18时02分在上海逝世,享年93岁。

草婴同志病重期间及逝世后,中央领导同志、其他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心、慰问和深切哀悼。韩正、杨雄、殷一璀、吴志明、应勇等领导,以及国家有关部委、全国及本市文化界著名人士等敬送花圈。

昨天下午3时,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董云虎与社会各界人士向草婴同志遗体三鞠躬,作最后送别。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,草婴同志的亲属、生前好友及文艺界人士、众多读者也前往送别。

他留下的“美妙”能让人慢慢回味
——翻译家草婴遗体告别仪式见闻

“译著满寰中万绪文心印千古,声名遍宇内一生德艺溢双馨。”昨天下午,龙华殡仪馆大厅内,24字的挽联仿佛诉说着这位翻译大家无愧于译作、无愧于读者的一生。”沉痛悼念草婴同志”8个黑色大字庄严肃穆,而照片里的草婴则笑得温暖、明亮,草婴先生安静地躺在白色的鲜花中,白色的花圈摆满了大厅……

多年老朋友:越了解越敬佩

草婴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们都来了,有的来得很早,“看他躺在那里,穿着黑色西装,打着领带,头发梳得很整齐,还戴了眼镜,就想起了他以前精神矍铄的样子,心里很难过”;有的走得很迟,“只是想跟他再待一会儿,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”。

年近九旬的翻译家吴均陶先生腿脚不便,但他还是坐着轮椅、穿着厚厚的棉裤,坚持要来送一送这个老朋友,“认识他有几十年了。他看上去很平凡,但他的人格很伟大。越

是了解他,就越是敬佩他。他一直一个人埋头在译稿里,20多年,不做官,不要名,不要利,甚至连我们译文出版社的社长都不肯担任。”吴均陶先生从事翻译工作逾60年,最了解其中的艰苦和甘甜,“草婴就是凭着责任感,一辈子用笔作武器,从最初宣传前苏联的文学作品,到‘文革’后投身托尔斯泰的小说翻译,捡拾起人道主义的光辉。他是一个信念特别坚定的人,像巴金一样,他是抱着理想来投身文学的。”讲到激动处,吴老语气有点哽咽。

素未谋面者:一直与他“交流”

人群中七七八八背着书包的大学生,肃穆的面庞掩不住他们的青春朝气。他们告诉记者,刚上完一节俄罗斯文学的选修课就赶过来送草婴先生最后一程,“下个学期我们还要选修‘托尔斯泰精读’。”

他们的老师耿海英也在人群里,作为上海大学文学学院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耿海英

从事前苏联文学的研究、教学近30年,“虽然与草婴先生素未谋面,但一直在书中、在译作里与他交流,他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。”耿老师还说:“亲切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草婴先生的译作非常贴近中文的表达习惯。与其他译者相比,他很少用欧式化的长句,没有那种华丽的修辞和所谓的洋腔洋调,一点儿也不让你觉得是在阅读外文译作。比如草婴把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的书名改为《新垦地》,把《人生下来不是军人》的书名改为《军人不是天生的》,如果细细体会,你就能够感觉到它的美妙。”

这份美妙,相信还会有更多文学爱好者今后可以慢慢体味到。据了解,草婴家人最惦念的“草婴书房”已基本确定落户徐汇区,“事情忙完后大家就会坐下来讨论,很快就会有具体方案,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。”红着眼睛,草婴先生的女儿盛珊珊告诉了记者这个好消息。

本报记者 孙佳音